

台湾武侠小说专辑

水晶宮



台灣秋夢集

上



水晶宫

①

秋梦痕武侠小说专辑 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被人称为“破衣郎”的少年文晴光，踏遍中原武林拜师求艺，但都被武林各派拒绝。因其父当年为救武林豪杰，丧命“死海”，反被诬为挑起“死海”之战使武林各大门派损失惨重。

文晴光云游四海，终于以其仁义之举感动了蒙难而隐居深山的奇人“三宝公”，将他的二件宝物“神鳌珠”和“赤朱灵”赠送给他。“神鳌珠”可以穿水而行，“赤朱灵”是一只通人语的异鸟。

在他囊无分文，英雄末路之时，与“死海之神”抗衡力敌数百年的沉浮岛岛主孙女“玉女五世”却对他一见钟情，在她的帮助下，联合其他正派武林豪杰，终于剿灭了“死海之神”及武林群魔，偕心上人隐居水晶宫。

全书情节曲折，奇峰叠起，刀光剑影，扣人心弦，情爱绵绵，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小 引	1
第 一 章 义仆	3
第 二 章 盲目的一群	51
第 三 章 情场爱侣	100
第 四 章 老人与狗	145
第 五 章 水底之密	183
第 六 章 洞中玄机	223
第 七 章 斩龙获珍	241
第 八 章 海底猎奇	297
第 九 章 神功初现	335
第 十 章 梦成四绝	376
第 十 一 章 宇宙怪物	418
第 十 二 章 剑气弥天	458
第 十 三 章 四大天王	483
第 十 四 章 君山现剑气	521
第 十 五 章 奇剑脱手	579
第 十 六 章 十煞东来	615
第 十 七 章 魔中魔	652
第 十 八 章 穷途末路	690

小 引

西风吹过原野，严霜凝遍了大地！
满山的枫叶，似染上了殷红的血迹！
肃杀的吼声，威胁了万物的生机。
草枯！枝残！
沙黄，冢荒！
默默的反映着秋的凄凉。
寒蝉慑服！不时发出几声叹息！
子规声声问游子！
浪迹的人儿，何日是归期？
杜宇杳杳无息……

一个无人居留的孤岛——“武骨屿”，耸立在南海的中心。
海啸滩，涛吼如雷！
赤沙湾，沙红似血！

这恐怖的画面，恼人的声色，更增添出武骨屿的荒凉。

武骨屿相传为鬼岛！海啸滩俗称白骨滩！航船绕道，渔民谈虎变色！

相传这海滩，每年都要增加一层破船的残肢和无人收埋的白骨。

一年又一年，一层又一层，那些破船、白骨，旧的往下沉，新的往上添，偌大的海滩，而今已不复昔日的面目！

武骨屿上，枫林遍布，间以苍松翠柏，风景非常迷人！中心区里，有一块十余亩大小的平原，其中竖立着九十九块“珊瑚礁”石碑，碑高丈余，每块一致，似按年载先后排立着。

碑的四周，葬满了数不尽的荒冢！

衰草萋萋，蓁蓁茸茸，大半掩蔽了荒冢的全貌。

石碑上尘苔斑驳，依稀刻满了悼亡的纪念字迹。

也许年深月久，字迹多数模糊，唯有最前面一块，石碑显然尚新，但亦非十年内之物，如果拭去苔衣，尚可辨认其文，略云：洪武八年九月十五日。

少林武当峨眉三派弟子远征死海阵亡英灵之墓。

.....

吁……孤岛依旧，人事全非，当年英雄跃马，而今墓草已宿！人海沧桑，世事无常，生命如东流之水，时光何曾一回头，年轮推着人生，一批批的消逝矣……

第一章 义 仆

秋尽冬初，时当十月，长江下游的“夏口”，早已进入严冬的时序。

江口楼船拥挤，舢舨、舴艋穿梭其间。货运装卸，客商如云。

在背负肩挑往来熙攘的人丛中，有一佝偻的老人，手提竹篮，口中高叫着“宜昌梨”，拥挤在人潮中，时而眼光逡巡四望，似在找寻什么。

突然，他看到一个衣服破烂的少年，从一只舢舨上跳下河滩，不禁喜得老泪双流，蹒跚走上前去，拉住轻声道：“小主，你回来啦！”

少年长的眉清目秀，风骨奇伟！虽然身穿破衣，尘沙满面，然亦难掩其超然脱俗之姿！见老人慈爱相迎，也忍不住洒了数点清泪，顺手扶着道：“子老爹，晴儿回来了。”

老人见四周都是人群，轻声道：“小主，随老奴回去谈吧。”

少年点头后随，上了江口码头，走进一芦席盖成的茅屋内。

老少落坐竹榻之上，相对唏嘘有顷。

子老人递与少年一个梨子道：“小主，口渴吧，快吃个梨子。”

少年怔怔的摇摇头，一语不响。

子老人叹口气道：“小主，这次出门，竟一去三个月，又没成功吧？”

少年紧咬牙根，半晌道：“老爹，晴儿已无门可投了……他们都不收留我。”

“唉……小主，老奴曾说过，你爹在日，各派都锦上添花，人人都来巴结你爹。现在你爹死了，家也破了，谁又能雪里送炭啊。怪只怪老奴残废了。嘿嘿，想当年，我不把他们闹个天翻地覆才怪哩！小主，不要灰心，世上除了各大门派就无能人么？那才笑话，奇人异士多得得很，你只要有恒心，总有一天会遇上的。”

“老爹，我也知道，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我今年十六岁了，爸的仇何日能报，如靠本身这点功夫，连死海的边也休想去摸一下，再加上哥哥的死亡不明，你叫我……如……何……活得下去！”

少年悲不自胜，泪流如雨！

“小主，千万别悲伤，身体要紧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；快休息一会，老奴还有话说。”

“老爹，晴儿不累，有话请说罢。”

子老爹见小主收住眼泪，又叹口气道：“小主，这次三个月的时间，你走过哪些门派？”

少年长眉一挑，忿怒然：“青城、峨嵋、昆仑都去过了，他们不但不收留我，还说我爹当年挑起死海之战，使各大门派遭受最大一次伤亡。”

“嘿嘿，好个忘恩负义的名门正派，先主独拼生命，将各派重要人员救出虎口，落得尸骨无存，结果得到这样的一句报酬。好好，我‘惊天雷’柴忠一日不死，总有他们好受的

时候。”

子老爹怒发冲冠，恨声不绝，牙根咬得咯咯响！

少年沉吟又道：“老爹，这还不算什么，最后在荆门遇着‘玉皇宫’的大天王和四天王，我求他将我介绍给‘昊苍皇’做弟子，我想有他们两人作保，大概没有问题，那比投身各大门派要强的多，不料，这两个当年听说和爸称兄弟的人，居然想将我杀死。幸好，我看出情形有异，赶急跳入长江才逃得一命。老爹，你说世上的人多险诈啊。”

子老爹，眼都红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死老夫！好贼子，好好……等着瞧吧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这也好，老夫正愁没有把柄。小主，今后要小心，老奴明天带你调个地方，这里不能住了。”

“老爹，什么是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？”

少年从话锋里听出破绽来。

“没有。”

子老爹自知气忿失检，露了口风，马上否认，继而沉吟道：“小主，他们要杀你，当然心怀毒念，这不是狐狸尾巴露出来嘛。当年四大天王横行宇内，怕的只有两个人，除‘昊苍皇’就是你爹，今你爹已死，昊苍皇又是他们主子，那还怕谁！各大门派闭关自守，埋头复仇工作，哪有时间插足江湖，以致养成玉皇宫声势壮大，把持武林。”

少年默默点头，继道：“老爹，江夏镖局近来还走镖吧？我想到镖行找份工作，免得你老为了生活操劳了。”

“小主，老奴不同意你去当镖师，还是和老奴吃点苦的好，加以这里已不能住了，我们找个隐秘之地，将你那套‘狂风剑法’和‘万斤压’内功，加紧锻炼一段时期吧？”

“好的，老爹，晴儿依你就是。不过，我还是要出外闯闯，老在家里呆着不是办法。”

子老爹知不能拦他，忙顺着其意道：“小主说得是，机缘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老奴的意思是，你已身具两大奇学，这两大奇学江湖尚未出现过，如不加以练习，久之便会忘却。当年你爹传我这两套功夫时曾说：狂风剑法为最具威力之剑法，而‘万斤压’为内功之堡垒！尤其是万斤压内功，如练之至极，将成不坏之身！纵或任督二脉不通，亦无伤内腑也。”

“老奴因当年护你出逃，伤残脊骨，以致无法习炼，否则又何致于此，你要勤加苦练才好。”

少年如有所悟，恍然道：“老爹，难怪啊，我每次打斗时，总要挨别人几次拳掌，但从不见负伤！原来是‘万斤压’内功的好处啊。嗨，早知如此，我已往只攻不防多好。”

子老爹见小主笑逐颜开，也跟着高兴微笑道：“小主，恐怕你还没练成嘞，如果真练成了的话，这内功虽不能打人，对于挨打方面那是真正有效。闻先生说，这内功连刀剑都能避哩！”

少年突又戚然道：“这个我不信，如果能避刀剑，我爸又焉能会死？”

“唉……小主，你爹自己也未练过这门内功啊！你年龄太小，对你爹一生为人，当然不会知道。”

少年讶然道：“老爹，我爸为什么不练呢？”

子老爹伤感的道：“小主，老奴不讲，你一辈子也不会明白，现在告诉你也罢。”

沉吟续道：“你爹当年偶获奇遇，从一古洞里得了十几部奇功秘笈，后被天下武林知道了，竟群起谋夺之心，但又畏

惧你爹武功太强，不敢明争。后来各大门派联名向你爹谈判，以要求你爹提倡武学，发扬国粹为名，实际都是阴谋，你爹何尝不知道，他老人家为了息事宁人，除了秘留‘狂风剑法’和‘万斤压’内功两套外，其余都分交各大门派自练。谁知各大门派贪心不足，竟放出空气，说你爹将大部分精华留下自秘，交出的都是些普通之举，因是挑拨江湖上无数邪魔向你爹明争暗夺，这中间以玉皇宫为最厉害。这消息后竟传出海外，引鬼上门，才有死海之神派出无数超等高手，捣乱武林，你爹自己因无暇自练，才将这两套交我保管。”

少年忿然于色，沉吟不语。

子老爹突然哈哈笑道：“小主，你知不知‘死海之神’派出的厉害高手，先向谁展开残杀手段？”

“那当然先向我爸啰。”

少年肯定的说。

子老爹大笑道：“哈哈，你猜错了。他们分成十几批同时动手，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首先向各大门派开刀！相反，我们家里全没来过一人！”

少年惊讶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子老爹谈到这件事似非常高兴，眼睛笑成一条缝，呵呵两声道：“小主，死海之神不是傻瓜，当然不相信各派谎言，自是向各派夺取了。”

少年沉吟接道：“那我爸为何又死在‘死海’？各派秘笈被夺去了么？”

他一连两个问号，心中疑惑不解。

子老爹叹道：“小主，你爹死因，到现在还是个谜，也是武林一大疑案，至于各派秘笈被夺去与否，那就知道了，后

来也未听说起。总之，武林中对武功秘笈，比生命还看得重要，说不定未被夺去，人可就死得不少，这也证明死海之神最后再兴抢夺的原因；那次各派已有准备，事先组成三大团体迎击，后死海方面人员在陆地不敌，撤退海上，致有各派在海上遭遇全军覆没之危。你爹念在武林同源，舍身往救而牺牲生命。”

子老人又叹口气续道：“小主，江湖险诈太多，你爹就是吃了太忠厚的亏，你今后要提高警觉，处处留心。”

少年诚恳的道：“老爹指教，我记下了。这两年来，我也吃尽了苦，学得不少乖。总之是，在外行走的人，要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莫把峨冠博带之人全认作君子，莫把貌相狰狞之人全认作匪人，好听的话要领声辨色，顺耳之言察其是否出之于诚，这些睛儿都懂。”

子老爹欣然道：“小主，你能有这样历练经验，老奴今后放心了。最后一句嘱咐，你不到武功超卓之时，千万别探死海，不是逼不得已不要上玉皇宫，这是老奴放肆之言，尚请小主采纳是幸。”

“老爹，我已没有亲人了，你老等于睛儿的尊长，我一切依你的话去做就是。”

子老爹激动不已，道：“老奴只求小主长命百岁，替你文氏留根秧苗，以继信国公忠良之后，于愿已足，主仆名分还是不可倒置。”

少年不与争执，将身上的破绵袄脱下来打扑一阵，抖掉一层灰尘。

子老爹帮着拂拭，道：“小主，这三个月来，老奴存下几两银子，就是等你回来做新衣的，明天上街买布去。”

少年心里一阵难过，嘴唇皮抽动两下，忍住激动的热泪，有顷才道：“老爹，晴儿不须买新衣。这两年来，江湖上不分老少，都认识我是穷光蛋了，我不怕人家给我的白眼和讽刺，只要我自己不绥不卑就得了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十倍偿还他们所给与我的打击。”

孑老爹暗暗洒了几点老泪，也就不再反对。

主仆两人，马马虎虎的吃过一顿晚餐，第二日将要收拾些简单行李，准备偷偷的迁徙……

突然，从茅屋外钻进一个人来。

孑老爹一见来人面现紧张之色，急问道：“刘当家的，宝舟出事了？”

来人是四十余岁的中年人，闻言怔怔，继而转面朝门外探视一周，回头轻声道：“孑老爹，小子船上没出什么事情，倒是小兄弟可有麻烦来了！刚才小子看到一个高大凶恶的老头儿，逢人就打听文晴光住在哪里。我因看出来路不对，特此赶到报信，你老猜想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孑老爹心中一震，接道：“刘当家的，快请出去，那是坏人，你不要遭受拖累，如有人问你，只说不知道就得了。”

刘姓船家点头退出，文晴光道：“老爹，刘大哥所说，可能是四大天王之一，他只一个人，我不怕他，由他来好啦。”

孑老爹摇头道：“小主，无谓的斗狠，智者不为。你的生命价值比他重多了，退一步并非是懦弱无能，我们早离开罢。”

文晴光血气青年，本不愿示怯，但看到老仆的风烛残年，恐其受惊，即点头依从。

主仆二人一阵忙乱，草草收拾，很快挤人人从。

孑老爹平素人缘良好，他刚到码头上，又遇到一个船家。

那船家见了主仆身负行李，似知有远行迹象，即挤近轻声道：“老爹，上码头不能去，快到我船上来，往水上还是走下水？我送你一程。”

主仆二人无暇致谢，闪进船舱，子老爹向下游打个手势。

船家执篙一点河岸，迅即放流江心。

子老爹见船家动作老练，手劲高强，知是武林朋友，连声道谢。

文晴光跃出后舱，手掌舵把，顺流下放。

船家进舱，哈哈笑道：“老爹，你老不认识晚辈吧，我叫张三篙啊。”

子老爹讶然道：“钱塘‘张三篙’是水路上一把好手，老朽失敬之至，张兄弟在哪里认识我这老残废？今日蒙你相助，何以报答。”

张三篙本名志海，为扬子江和钱塘江三条水上好汉之一，闻言大笑道：“老爹何出此言，晚辈担当不起。先父曾言，武林中能义名播四海的，只有‘惊天雷’子子子一人而已。数年前，老爹带了晴光弟到达夏口时，晚辈就留心观察，后终得知你老就是子子子前辈，本当上门请教，又怕老爹有事不愿张扬，因而迟迟未敢冒失，今见刘升勿急进入老爹屋内，知定有非常事情发生，特此备船等候以供差遣。”

子老爹叹口气道：“张英雄如此关怀我主仆，老朽感激之至。未知令尊是否即‘钱塘渔夫’张浩渺兄么？”

张三篙戚然道：“那正是先父，不幸于十余年前战死海而仙逝。”

子老爹陪着嗟嘘不已，道：“令尊与老朽神交数十年，惜未一晤，不幸竟先老朽而去，憾何如之。说来张贤侄不是外

人，晴光即是老朽幼主，今被仇人追踪，才有匆忙逃避之举，请贤侄送老朽至扬子江上岸即可。”

张三篙恭声遵命，继而惊道：“晴光弟莫非是‘乾坤大侠’文孝祖前辈哲嗣吧！”

子老爹叹口气道：“贤侄猜得正是。上苍无眼，使一代奇人殒落，留下稚子家破亲亡，孤苦无依！……”

张三篙见子老爹悲咽不胜，也跟着凄然流泪。

文晴光一面掌舵，一面观察上下游江面情况，耳听舱内谈话中断，叫道：“老爹，上游追下两只船了！”

子老爹闻言一惊，同张三篙伸头向外瞭望。

张三篙似认出两船记号，即纵身舱外，高举右手。

这是他们水上行内暗号。

来船相距百余丈，虽不能辨别容貌，唯手势一见便知，未几，前航一艘的后舵上也有了反应。

张三篙目睹回号，叫声不好，道：“老爹，确被‘暗点子’跟上了！”

子老爹知距离过近，无法避开，沉吟思计。

文晴光果断的道：“老爹不要过虑，现在敌人只是怀疑罢了，你老与张大哥继续航行，晴儿由水底潜上江岸就是，你老容貌大变，没有人认识了，只要晴儿不在船上，相信不会有麻烦的，我一人哪里也能逃走。”

他说完翻身入水，连响声都没有一点，即消失于水面。

子老爹想阻止已来不及，伤感不已。

张三篙接下舵柄，怔怔的注视水面，叹口气道：“老爹你别担心了，晴光兄弟的水功，竟有如此成就，连我这吃水上饭的人也自愧不如远甚，那还怕什么！”

子老爹摇头叹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晴哥儿心雄胆壮，只怕不会远避，在水中打斗，老朽倒还放心，怕只怕在陆地遇险，难免敌人围攻。”

张三篙正待安慰几句，不料追船已近！

第一艘船上，前立一高大老人，巨睛怒睁，大声喝停。

子老爹认得正是玉皇宫四大天王之一的“南天王”魏黎，若在当年，子老爹自然不怕，惜脊骨伤残，使全身武功等于作废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装作不闻。

张三篙得子老爹暗地告警，知来的是江湖大魔头，依言掉舵将船摆横，道：“老客官，要拨船另乘么？”

南天王魏黎，连理都不理，飞身纵过船来，伸头往舱内一看，见仅一佝偻老头在内，退转沉声问道：“船家，刚见你船上还有个人呢？快说，到哪里去了？”

张三篙知距离近，早被老魔看清了，扯谎是不行的，即哈哈笑道：“老客官，你老是问那个姓文的穷小子吧？他是这条江上有名徒手捉鱼的好手，刚才送条鲤鱼给我，又钻到江里去了。嘻，你老请看，那条鱼还在跳啦。”

他指着水舱说，含糊蒙混。

南天王魏黎见舱里确实有条鲤鱼，眉头一挑又指着内舱道：“里面老人是谁？”

“啊，你老问小的叔父嘛？他是个残废人，失敬没有向你老见礼。”

张三篙反应灵敏，答得天衣无缝。

南天王查不出名堂，也不说穿那穷小子是谁，翻身跳回原船，下令沿江搜索。

张三篙怕另生枝节，即迅速掉舟急放。

文晴光自跳下水里，即潜游逆流而上。他自小生长江边，水功高强，加上学有奇异内功，更加如虎添翼，不时将头伸出水面，看看子老爹有无麻烦，见南天王已跳回原船，便知老爹无事，即放心猛进。

看看已游出半里，择一柳丝遮蔽之处，双足一翦！跃上柳岸，曲折绕行，奔至乡野；时虽十月，但他并不感觉寒冷。找到一个农家，借火烘衣，暗运内功，表里蒸发，顿饭之时，即全身无半点水迹。

农家见他褴褛可怜，硬要他吃顿蔬菜饭才让离开。

文晴光临走认清地址暗道：“好心的农家，一饭之恩，永忘不了。”

自是以后，文晴光即流浪天涯。

.....

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

冬尽春来，万物复苏，大地呈现着一遍生气勃勃。

这时在湘粤边境的“白石关”道上，有一个貌似潘安，而身着破袄的小少年，正徘徊在大道上等待什么，他不时向大道两端探视。

倏然他看到有两个中年人，肩插长剑，飞奔而来。

小少年面露神秘的笑容，闪身蓁莽丛中。

两中年人轻功甚高，转瞬即至，刚一到达小少年所立之地，都停下步来。

其中一青色紧装密扣之人向四下一望，沉声道：“胡兄，点子还没到，我们道旁等着罢。”

姓胡的沉吟道：“朱大洪，你昨夜搞清楚没有，不要中了他们调虎离山之计才冤哩。”